

社會小說

水流音

第四集

北京平報社發行

社會小說

水流音

第四集

北京平報社發行

中華民國十六年四月二十日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社會
小說

水流音第四集

定價大洋二角

著者 張二香

校訂者 陳重光

印刷者 平報社

總發行處 平報社

北京宣外西南園
電南五二三號

分售處 本埠各大書坊

養血調經膏
婦人上標紅
一引頭馬丸
二引頭馬丸
三引頭馬丸

養血調經膏
治專
經女婦
血調不血
內海名馳已久

保元固本
少元固本
病化積丹
消化積丹
老病化積丹

七兒同廣德堂 老舖 祇家

長春堂 秘製各
太上散 種靈藥
神效無極
春防瘟疫 艾除暑熱 秋避
瘟邪 全解煤毒 專治四時
瘟疫 雞痘 霍亂 吐瀉 居家
旅行 必備 請自仿單
內盒大洋 角 盒五分

八寶順丸
調經養血膏
小兒牛黃丸
封臍暖肚膏

丁頭信電話九二二一

專選腎部換健膏
此膏專門治腎部適治一納拉早
經本公司月化學新法提出納拉
早之純精配合貴車樂而製成丸
膏一種功效與他藥迥異凡患
即顯效驗與他藥迥異凡患
專治男子下元虛冷腎部受病
一貼即感求調續大補各貼一
張可貼達到大補目的
此二藥購具一付身強體健
藥如內外並用特列奇效
九小瓶一元二角批發處
來場後院路北電南
華西大藥房
西藥房香港美德利
石街中

社會小說

水流音

第四集

目錄

- | | |
|-------|--------------------------|
| 第二十四回 | 自由子女做異鄉鬼
忤逆子遭假名殃 |
| 第二十五回 | 關蟻塵遇救破竊案
宋步髡賭錢惹飛災 |
| 第二十六回 | 一張支票救老宋出公府
五元洋餅引教涵進鐵窠 |
| 第二十七回 | 恨賣友揭穿假名記者
逢逃妾氣煞大龜監督 |
| 第二十八回 | 走紅運騙官到頭
犯財迷惹禍臨頭 |
| 第二十九回 | 倒冰山開腿逃海間
出京門解甲返田間 |
| 第三十回 | 淡榮思枕秋掛冠
結全書著者攜筆 |

社會小說 水流音 第四集

張一香編著
陳卓光校對

第二十四回 自由女傲異鄉鬼 忤逆子遭假名殃

三集行將竣稿 著者因心緒惡劣 加之書料複雜 所以常有脫插落空 好在書中材料 均是實有所本 縱然有点包涵 愛我者當必有以諒我也 閒話少叙 容歸正傳 且說李三奶奶的家人趙忠 到漢陽去接小姐鳳儀 三奶奶的靈柩停在家中 專等鳳儀回來發喪 趙忠一去月餘 并未回來 最奇怪的是趙忠走後 鳳儀還連乘好幾封信催三奶奶備資去接他 看官 這又是怎麼段事呢 原來趙忠那裏是到漢陽去了 其實他是把三奶奶被風儀捲剩下的家私 他又捲了一半 穩住了衆人 他離開進步 退隱林下 自娛晚年去咧 有其主必有其僕 三奶奶那樣口上道德仁孝 肚裡假害坑騙的人 又焉能有忠心耿耿的僕人呢 三奶奶的靈柩在家停了一個多月 衆僕人今日想 明日盼 只等小姐回來 大家卸了責任 得他幾個賞錢 誰知泥牛入海 信息渺然 地面上警察 連來催問數次 因何久停不葬 僕人實話說了 警察說道 這是你們的家務 官家不能干預 不過久停不葬 犯出氣味來 却關於市民的健康 最好你們先擇個空敞廟宇去停靈 還是一舉兩得 僕人們說道 家裏的主事 尚未回來 且請容限數日 主人回家一定赶前下葬的 警察去了 衆人仔細想想

社 會 小 說

內中有一個醒過味來 向着大家說道 我們別讓騙了罷 趙忠許是穩住我們 他自己走咧 衆人聽了這人的話 又一細想 所有李家家私財物 均歸他掌管中 大概他准是走咧 大家越想越是 便聚在一起計議了一回 是否再派人去接小姐 還是先將靈柩下葬 有一個人說道 依我的主意 還是先下葬爲是 因爲人心隔肚皮 比方派我接小姐 你們准能保險 我半路不跑了不回來麼 衆人一想也是 只是這裏歸誰承辦呢 將才發話那人說道 最好不過 是把馬八爺請了來 自從太大死後 就是他來吊祭過 他若是承辦這回事 小姐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甚麼沉重了 又一個說道 馬八爺人家是甚麼身份 況且太太又死了 小姐自己又混到下流人家豈肯管這閑事呢 又一個人說道 依我說我們也按着趙忠的法子辦 各自散伙罷 管他靈柩不靈柩 家裏沒了人 警察還不給下葬麼 先發話那人說道 趙忠是把牛偷走了 我們拔糞子 若是犯了案 頂了偷牛的罪 豈不冤枉死了麼 諸位若肯依我的主意 我到馬八爺公館請八爺去 准管保他必來就是了 衆人無法 只可依了那人的主意 那人來到八爺公館 見了八爺 叩求八爺給三奶奶家幫忙 八爺搖頭說道 這件事情 我那有工夫去辦 況且你們三奶奶還有女兒呢 雖然趙忠跑了 你們不會再派人去接麼 那人把怕再派人又半路跑了的話說了 八爺說道 既是如此 我這裏派人替你們接去 一切路費等項 都由我墊辦 等你們小姐回來

我再同他算賬。反正我是不能幫忙去的。你們就等他回來再發喪罷。八爺說着便把小白喊了進來。命他拿上路費。餘外再帶五百塊錢到漢陽去接鳳儀。碧璽在旁邊問那人道：你們三奶奶死後，可曾知會了親戚朋友？那人歎道：所有他家的親友，我們太太生前，就全都斷絕了。如今人在人情在的年月，我們太太死了，焉能會有人來呢？八爺說道：你去你的罷。今天小白趕晚車就走。大概大後天，就能回來咧。那人答應了一聲，給八爺夫妻請安道謝，又向小白道了受累，說是等我們小姐回來，再給八爺八太太道謝磕頭來罷。那人回到三奶奶家，對衆人報告一遍。大家只等小姐回來，發喪下葬，也好脫卸責任。再說小白奉了八爺的命，去到漢口，接三奶奶的女兒鳳儀去。滿心裏不願意，却不敢違抗，只得攛着嘴，唧唧噥噥走回門房來，打点他自己的行李。衆人見他收拾鋪蓋，又見他撇嘴不高興的樣子，還以為他免職了呢。全都問他要走向那裡去。小白氣昂昂的道：這真是沒有的事。我吃馬公館的飯，做馬公館的工，想不到作李三奶奶家撈毛的差使咧。便把八爺命他到漢陽接鳳儀去的話說了一遍。衆人中有個叫王三的，素日最好談諧，聽說小白到漢陽接鳳儀去，他羨慕的不得了，便向小白說道：白兄弟，你既不願意去，可以稟知八爺，我替你走這一趟，賺了錢，我們二一添作五，省得我在公館裏窮耗，也省得你捨不得離。王三說到這裏，嘿咻笑了。小白急紅了臉說道：王三你又醉了罷，你願意去

我就稟知八爺讓你替我去，幹甚麼胡說呢？衆人正在說笑，裏院出來人連喊小白，小白答應一聲，趕緊跑進去了。王三見小白出去了，撇着嘴說道：這幾件事，真是不能混了。錢是他掙頭一份，殷勤是他顯頭一份，苦力的事情，却都輪在我們頭上。這到漢陽接李家姑娘去，又舒服又賺錢，我們已結這差使，都巴結不上，他會不願意去？看起來無論做甚麼樣事，總都是臉子白吃香啊！又一個說道：他不是人家有的可貪戀麼？像我們巴不得走出一趟，到是少挨姨太太幾句罵啊！不表王三衆人暗地談論，且說小白來到裏院上房，看見八爺已然出門咧。姨太太打出一個包裹，還有一個手巾包，交給小白說道：這包裹裏是一套趁趁祿祿，是八爺去年穿剩下的。八爺怕你在火車上冷，讓你拿了穿去。這小包是七白塊錢，做你同鳳儀的路費，同給他還賬用的。若是不夠的時候，趕緊往回打電報，好再給你匯了去。你到漢陽，要住在旅館裏，可別在那天香閣尋休，聽見了沒有？小白接過了包裹，向碧璽說道：若是怕還賬不夠，八爺何不給我多帶上幾白？反正回來我交一筆清楚賬就是了。等了夠的時候，再往回打電報，這不是找着耗費日子麼？碧璽說道：依着八爺說給你拿五百塊錢，這我就偷着多給你拿二百呢，多帶幾白做甚麼？這又不是讓你高興去咧。小白碰了姨太太一個軟釘子，只得捧着包裹出來。次日登車直到漢陽，先落在一家旅館，洗臉漱口吃點心，休息一夜。次日照着鳳儀信上地址，找到

天香閣來 小白充着嫖客資格 把闖班姑娘 都挨次点了卯 并未看見鳳儂 小白向龜將問道 你們這裡的姑娘 都見全了麼 龜將說道 在班子裏都見了 老爺想招呼那個 請你老人家吩咐派吧 小白搖着頭說道 不對 不對 我從北京來的時候 就有人告訴我 你們這裡有個北邊姑娘 叫甚麼鳳儂的 說是他不但臉子好 而且還很好的學問 怎麼將才見客會沒有他呢 莫非你們這裏的高調貨 都是藏着賣麼 那龜將聽這位客說話純粹北京口音 並且是青皮的腔調 見他衣帽不俗 知道是個闊而扎手的人物 連忙也撇着京腔說道 啊 老爺問的是那鳳儂吧 小白点点头道 正是叫鳳儂的 這個姑娘必得要請才能出來罷 龜將陪着笑臉 嘆口氣道 老爺來的不巧了 早幾天來他還可以賣 現在不成功咧 小白聽見不由一驚 趕緊問道 這是甚麼緣故 他同熱客從良走了麼 龜將搖搖頭 故意慢調斯理的說道 他也不是從良了 他也不是走了 現在却是病的九死一生 有三天水米不曾沾牙哩 小白聽見鳳儂是病了 反覺放了心 便向龜將問道 他病在甚麼地方了 我去看看成不成呢 龜將縮着脖子笑道 那是老爺賞臉 如何能够不成 老爺略坐一會 我把他的娘姨叫來 他就同着你老人家去咧 小白說聲越快越好 龜將走了 果然不大功夫 同進一個娘姨來 小白見這娘姨 年紀在三十開外 油頭瘦脚 藍布衣裳 趁着自來白的面皮 倒也另有一宗風韻 那兩支眼睛 滴哩滴哩不住望小白打

肚 會 小 說

轉 那娘姨進門來轉見小白 是一個闊綽少年 梳着平光黑亮的頭 生來小白紅嫩的臉 未話先笑 雖怒如喜 這娘姨歲數不大 閱歷很深 進到房來 在小白身上打了兩轉 就把小白的身品看出來 暗暗納悶道 猛一瞧倒像個華麗少年 細又一看他 美而近媚 毫無男子的骨氣 斷定他不是梨園粉頭 就是豪門的長耳 我們鳳儂姑娘幾時掛上的這個客呢 娘姨一面想着 一面問道 先生貴姓 小白道 我姓白 是從北京來的 同鳳儂是老朋友咧 今天聽說他病了 所以求你帶我望望他 娘姨拍着手笑道 這真是笑話咧 鳳儂上捐做生意 歸總不到一年 在北京的時候 他是一個清白小姐 白老爺怎說是老朋友呢 小白急道 我們都在北京念書彼此認識 所以說是老朋友 我今天是好意探病來 你爲甚麼拿我當賊審起來了 娘姨見他惱了 連忙陪笑說道 白先生不要怪罪我 實在是鳳儂的病太深了 恐怕一時不容易見好 我新來才不多日子 他的客人 有許多我不認識 所以我才問一問 因爲病房子地方又狹窄 味氣又污促 同了客人去 怕把人家慢待了 白先生就怪我審賊似的咧 說着使用手在小白肩頭拍了一下 小白初進門時 還端着架子 惟恐露出狐狸尾巴來 招人家看不起他 不料這娘姨鼓動如簧之舌 竟把他說的怪像畢露 歪着肩膀 斜着身子向娘姨說道 你就帶着我去罷 娘姨答應聲 便命龜將喊兩部車子去 龜將答應去了 少時喊了來 小白賞了龜將一塊錢 隨着娘姨

出了天香閣 娘姨對車夫說明地址 上了車子 不多一時跑到一家棧房門前 娘姨喝叫車夫站住 小白記准街巷同棧房的名子 娘姨叫櫃房付過車資 他引着小白往裏走來 娘姨一邊走着 一邊向小白說道 白先生 你既然肯來看他 一定當初兩個人是很要好的 他現在病得十分沉重 醫士囑咐我讓他安心養病 不要遇着傷心的事 白先生你們見着了 千萬開導他幾句 不要讓他傷心才好 小白忍着笑說道 他見着我萬不會傷心的 遇巧他的病 還許好了呢 說着已到鳳儀房門 小白一看乃是一通兩進北房 娘姨開門讓進小白 然後叫聲鳳姑娘 有位白先生看你來了 小白進屋 留神細看外間迎面一張方桌 旁邊一對椅子 上面亂七八糟 堆着好些罐頭 紙包之類 地下放着許多盤碗 裏間一張鐵床放着幔帳 旁邊一張櫃檯 一把躺椅 此外并無一物 一進門來 就聞見一種惡劣氣味 娘姨喊了兩聲 不見答應 小白知道是睡着了 便向娘姨擺擺手 讓他不要驚動 自己走到床前 輕輕掀開帳簾 只見鳳儀骨瘦如柴 面無血色 五官都陷了下去 閉目合睛 睡的正香 身上蓋着兩床被子 雖然是粉華絲葛紅洋綢的面子 却已賊的全地皮相似 小白看鳳儀的面孔 已然走了人形 若不是自己找到這裏來 簡直不認識他咧 小白看了半天 方才放下帳子 轉身向娘姨問道 沒有請醫生看看麼 怎會病到這樣沉重呢 娘姨皺着眉 低聲歎道 中西醫請了多少人 都說他是心病用藥治不的 必須

肚 會 小 說

心裏舒暢 才能慢慢望好 我時常開導勸解他 他總是哭哭啼啼的 好像有多大說不出的委屈似的 請想他自己不肯養濟 病如何會好 這幾天索性也不來床咧 光是凶多吉少 或者他看見白先生你來 也許心裏開暢些個 小白愣怔怔 未答一言 鳳儂久病耳聰 他二人說話 他已然驚醒 正要問聲是誰 娘姨看見床柱搖動 知道鳳儂醒了 趕緊過來掛起帳簾 鳳儂喘吁吁問娘姨全誰講話 娘姨笑道 你的救命星到了 你一看就知道咧 小白聽見說話 趕緊上前叫聲鳳姑娘 鳳儂見是北京馬八爺公館的小白 心裏不禁竄然一驚 剛要喊出小白來 小白恐怕玷了他的台 使着眼色說道 鳳儂姑娘還認識麼 我們可是老朋友咧 鳳儂久病神清 見小白遞過眼色 當時便了然領悟 趕緊也說道 原來是白先生 想不到我在瀋陽病得要死 却會遇見了你 這可是他鄉遇故知啊 鳳儂說着眼淚就雨点似的 流了下來 小白見鳳儂睜開兩隻大黑框眼睛 唇乾額赤 毫無生氣 已然看出是不中用的了 小白賦性慈而又軟 不由也一陣鼻酸 流下了眼淚 趕緊用手帕擦了 又替鳳儂擦擦眼邊 然後安慰他道 你就不用傷心了 既然我來了 你的事情還不好辦麼 鳳儂聽小白的話 以為是三奶奶派小白來接 心中非常難過 強笑了一聲 斷斷續續的說道 你既來了 當然沒有難辦的事 只可惜來遲了些 恐怕事情好辦 我却不好回去咧 說到這裏 搖了搖頭 咬着嘴唇 又復把眼閉上 娘姨見他二人情

形 知道必有秘密話談 自己旁站不便 遂向小白說道 白先生不要嫌腌臢 可以坐在床邊 開導開導他的病 你們說着話 我先到班子裏 去去就回來的 小白坐在床邊 望着娘姨点点頭 看他去了 鳳儀從被裏伸出雙手 向小白說道 你把我扶着坐起來 我們再說話罷 小白一手抽着他身子 一手扶着他的頭 慢慢扶坐起來 把被子又圍嚴些 背後靠上許多枕頭 只這一翻動轉 鳳儀又喘的接不上氣 眼睛瞪得包子大小 這時娘姨又提着茶壺進來 看見鳳儀坐起 他把茶壺放在桌上 拍着手笑道 鳳姑娘已然六七天不能起床了 今天白先生你來了 他居然就會坐着 你真比神仙還靈啊 我把茶壺放在桌上了 白先生若是口渴可以自己斟茶吃着 恕我不張羅咧 說著走了出去 這次真個是回班子去了 鳳儀喘吁良久始定 看看房內無人 便揪着小白的手 問是誰讓他到漢陽來的 小白見鳳儀病成這個樣子 三奶奶去世的話 怎可以實在告訴他 於是謊言月前三奶奶接到你的信 立時就派趙忠來接你 不料趙忠見錢起意竟自跑了 前幾天三奶奶才知道趙忠跑了 打算再派別人來又怕二次上當 所以才求八爺派我接你來 誰知道你病在這裏咧 現在我既然來了 請你就安心靜意的養濟 不要胡思亂想 等到病好了 我們趕快回去 三奶奶想你想的很呢 鳳儀聽小白提說三奶奶 心中頓覺難受 眼淚簌簌流出來 免強着笑了一聲 向小白点着頭說道 我的病馬上好了 我們離了漢陽 我可不願

社 會 小 說

意麼 但是我已然九死一生 帶着活氣 恐怕回不了北京咧 鳳儂說到這句 自己又岔開話頭 問小白住在那裏 可曾吃過了飯 小白說明自己住的地址 又說道 我因爲急於找你 早晨起床就出來了 那裡吃過了飯 鳳儂点点头說道 我這裏騰得 吃食又不方便 還是請你回棧房吃去罷 我也不同你動客氣 現在我精神又支持不住了 你掌燈時分再來 我們再細談吧 小白答應一聲 站起身來 把鳳儂放倒下 又掏出二十塊錢交給他 讓他病中想吃甚麼 可以喊人去買 鳳儂接過來 掖在枕邊 閉上了眼睛 小白知道他是話多氣短 心中必定又荒亂了 也不再同他答話 輕輕退出來 出了棧房 回到自己住處 吃過了飯 倒在舖上 暗自思索 心說看他病的這樣子 雖然很是沉重 或者看見我來了 心裏寬綽些 也能漸漸就痊 未爲可知 只是三五天以內 決定是動不了身 我先寫封信回去 讓他們放心罷 小白便走進櫃房 向先生說了大概情形求他給寫了封信 交給茶房送到郵局 自己耗到吃過晚飯後方往鳳儂這裏來 書中暗表 鳳儂自小白走後 閉目迴想 心如刀絞 自己也覺出病勢已無生望 北京故土 是回不去的了 莫若爽快斷氣 省得病魔的零碎受罪呢 鳳儂想到這裏 心中萬分難過 不由的哭了出來 恰巧姑娘回來了 看看白先生走了 姑娘躺在床上傷心 便解勸道 姑娘是明白事體的人 你在這裏做生意 是自己獨立 沒有領家 又沒有押賬 不過拖点零星小賬

社 會 小 說

讓白先生替你還了 你們就能走路 你不好好養濟病 這不是自己和身子過意不去麼 鳳儂点点头 叫娘姨扶著他坐起來 又叫把小桌子放在床前 娘姨問道 姑娘想吃一點東西麼 鳳儂搖了搖頭 連說代比了一陣 娘姨明白了 知道他是要筆墨信紙 便又勸阻 讓他好些再寫 鳳儂那裏肯聽 娘姨無奈 只得把小桌搬到床前 又把黑盒筆紙放在上面 鳳儂咬著牙 往前近近身 提起筆來寫信 可憐他久病神虧 氣力不足 頭昏腦亂 連歇代寫 好不容易寫完了信 又在信皮上寫上呈八爺鈞啓 把信裝進去 讓娘姨用糨糊粘固 他坐了這半天 早已掙扎不得 腰動一聲 倒在床上 幾乎昏死過去 嚇的娘姨慌了手脚 直到掌燈時分 小白應約而來 他才醒轉過來 小白見鳳儂添上傲嬌語 一夜之間 病勢轉重了許多 眼兒是不能治了 心中暗暗着急 娘姨也撮著嘴不高興 鳳儂見小白來了 便叫他把桌上的信帶走 小白拿過來一看 認識信皮上的幾個字 是給八爺的 小白正要說話 鳳儂先說道 你今天先回去罷 我一陣一陣的發昏惑 有話明天早晨再說吧 小白只得拿著信出來 回到棧房 有心要拆開信看看 又因為自己認字無幾 找人許多不便 一時倒在床上 昏昏沉沉睡了 次日忙著近奔鳳儂這裏來 萬不料相隔一夜 人鬼途分 由小姐一落而為密姐的李鳳儂女士 竟自玉碎珠沉 長眠異土了 小白走進來 只見迎門支着一塊門板 鳳儂穿着一身紅緞袂褲 直挺挺睡在上面 分明是

肚 會 小 說

死就了 娘姨哭喪着臉 正站在櫃檯前面翻抬桌面 小白胆小如鼠 看西屋裡陰氣森森 嚇的立刻退了出去 娘姨看見小白來了趕緊追了出來 小白聽見娘姨說才知道風儀號了一夜 直到天亮始喘乾氣絕 小白怔了半天 向娘姨說道 他既是死了 講不得你受些累 將他裝殮起來 暫且葬在我地 我因為款項不足 先回北京去 遲個二五日 再接運回他的靈柩 這裏有一日塊錢 請你分分心代辦一切 說着便点了一百元鈔票交給娘姨 娘姨啣着賞歎道 鳳儀姑娘是沒有福 若早遇着白先生這樣有良心的客人 還不致於落到這般下場呢 小白也歎口氣 又囑咐娘姨葬了 鳳儀以後千萬把我地地址留在棧房裏 以便將來好找 娘姨點頭應了 小白回到自己住的棧房 收拾好了行李 搭上當日午車 次日下午到京 回到馬公館 見着八爺夫婦 把經過的情形都說了 八爺夫婦嗟歎了一回 小白請示是否運他靈柩回來 八爺笑了一聲說道 我們又不是他的子女 管時着那些閑事麼 李家又不是我家至厚親友 所以派你接他去 不過積分德 做件好事 他李家如今死絕了 那是他家的祖德陰功 於我們何干 明日你到李家告訴他們去 就算元事了 小白應着退出 當晚早早安歇 次日到了李家 把鳳儀死在漢陽的事 報告了衆人 衆人也沒法可想 只得依從多數意見 把李二奶奶抬出去埋了 然後把二奶奶這門家私平均面分好在三奶奶無有親族人等 他們分了好多日 方才才領元帳 各自散會